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懐麓堂集卷七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四

題跋

題宋理宗御筆後

宋理宗御筆七言律詩一首後有賜吳潛三字又有庚戌二字印葢淳熙十年履齋公為叅政時所賜也明年

公入相又明年遂罷開慶元年再相明年復罷方其嚮用之時恩禮優渥至以文事相與以治效相願不旋踵而疎斥廢棄若未始有者君子之難合而易退固如此故苟非道交義合乃徒以言辭禮貌為輕重其可恃也哉吾鄉先達學士劉先生題是卷慨君子小人之並用葢公紹定間為郎官時上疏有云毋並用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為皇極其於理宗固窺之深矣今閲世累代跡其故實猶以為朝廷之盛事不亦

重可慨哉先生之題爲公裔孫學正原熙原熙之孫爲令行人宗周持卷視予紙墨圖印完好如故自其家觀之其文與獻亦足徵矣因贅於末簡而歸之

書趙松雪十七帖後

古之名能家者未始不有所師法世傳松雪翁臨右軍十七帖不啻數十本他可知已學書者以晉爲正松雪書雖骨格有可議而得其風韻最多正坐是哉此帖充道宮諭所藏遇所得意往往有咄咄逼人之勢較之其

所自書雖妥貼未逮而奇拔過之亦豈非述法之易而創制之難乎後之學松雪者失其風韻而規規骨格之間是宜其弗逮遠矣

書東萊先生手稿後

右東萊先生送張孟遠序稿一通舊藏於孟遠外孫潘日敏氏元季金華諸名士如胡汲仲柳道傳吴正傳皆有題識知為先生手筆無疑但紙墨磨滅前一行已不可句每行下一字皆横截以去以意屬讀僅可成篇而

汲仲乃稱孟逺為孟陽不知何據按孟逺名杰於義為
近意者有别字邪抑其誤也其前有朱崇者自稱為宋
遺民幸生於三四十年之前得以講明諸老之學因歎
後生者視咸淳又隔一宇宙且與日敏所識皆不書年
號而書甲申元世祖二十一年也是時宋既改物宿儒
故老猶有感於文軌之遷革宗社之黍離而不忍自附於
膚敏祼將之列先生之遺風善俗於此尚未泯也及
其既久而并此失之乃徒以前朝故物相夸耀何哉艾

都憲德潤所藏古書畫甚富近得此帖獨寶重之間以視予予於此亦有感焉若先生之文章道德天下後世所共知茲不敢贅也

書沈石田詩稿後

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序之詳矣初文定以寫本一帙視予欲有所序述嘗觀擬古諸歌曲愛其醇雅有則忽忽三十餘年聞石田年益高詩日益富至若干卷總之為若干首聞始刻於蘇州而文定已

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意速予

予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

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

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

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為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

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畫畫為無聲之詩二者蓋

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為聲尤其重且難者也石田

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籍以毫素自名筆勢横絶叟出

蹊徑片楮疋練流傳徧天下情興所到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十一故多以畫掩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懐古連篇累牘則藏於其家非遇知者斂不自售令既梓行兩人誦則詩掩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予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云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有一

書蒙翁書劉静修詩後

外舅蒙泉岳公謫戍肅州時嘗書劉靜修幼安濯足淵明歸來圖二詩肅州藏之幾五十年矣常侍御承恩西巡得而歸募善繪者為二圖共梓為卷閲覽而傷之靜修天下士也二圖之題故非漫作我公以忠直致禍幾死不測其書此詩則感流寓之久念遠歸之樂託志寄興確然不失乎正者亦已深矣東陽尚友古人景慕前哲無能為一辭之賛嘗讀靜修詩集有所擬述輙附録於後云

書文公先生繫辭本義手稿後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貴君子充得晦菴先生易繫本義稿本數紙皆烏絲欄大小字分經註書間有竄易即所竄易與世所傳定本亦或不同其意同而辭異者不敢悉舉如游魂為變註曰魂既遊則魄降而為變定本乃曰魂遊魄降散而為變蓋其初說似微有次第之可議而定說則見魂魄相離無分先後之意方為精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註曰一與六相得合而為水二與七

相得合而為火定本乃曰一與二三與四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一與六二與七皆兩相合而語録亦曰相得如兄弟取其奇耦之相為次第有合如夫婦取其奇耦之相為生成又曰甲乙木丙丁火相得甲與己乙與庚相合蓋初說止一義定說則於經文而字各字皆有着落而義益完足矣先生明聖學傳道統之功固無俟論至於訓釋經傳剖析義理繭絲牛毛各極其至而明暢妥帖無復遺憾天下莫加焉先生嘗自謂字字從分

金等子上稱來令觀命意造語累易而後定然後知其用心之密也今之學者苟能誦習而講求之雖中人可以見道使此義作於宋之前彼以文章名一代者得而觀之豈復疑於是書至以為非孔所作哉

蘇子由告身跋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造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丈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成

化四年以舊業為鄰人所侵携虎持誥勑於廵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仵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仵以足絹屬六安衛張千戶為之裝飾張誑為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輙遣人遮止之後仵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年過廬州為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携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

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為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謂八寳者幾為俘物至於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屢經於喪亂之變累脫於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為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三蘇祠又為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寳之哉

跋聚芳亭卷

少保湖州閔公朝瑛出其七世祖介甫提舉聚芳亭卷視予介甫葢其祖字本不仕提舉則鄉俗所稱如待詔將仕之類耳記一通乃元至正間紹興路儒學正陳遇所著稱亭扁爲九皐學士所書而不舉其姓字亦已逸去矣詩若干首皆東南人士而緇黄之徒亦與焉詩不必皆工其字畫往往得松雪餘緒有趙相生趙肅者尤爲近似意者或其族人有陳恂者號亦山則學正之族

無疑也又有平湖錢永壽平湖本漢故邑後隷海鹽本朝宣德間始析為縣隷嘉興府嘉湖固鄰郡地平湖或其鄉名昔已有之亦未可知也湖經元亂以張士誠為我驅除納之盛世得不轉徙故家文獻猶有存者少保公以科甲起家位登三事文學治行為累朝耆舊亢宗拔族於前有光而其先世之清風雅尚托之冠裳鈆槧之間者吾能徵之矣夫所謂聚芳者名花異卉蕩為浮埃不足深惜而詩書圖史遺芬賸馥在其子孫者其來

未艾謂非少保公之賢而致然哉公與予同舉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少保則致仕時加命也予既爲補書亭扁於卷首因復識於後如此云

跋宋高宗御書養生論後

右嵇康養生論一卷真草相間用智永千文體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宋高宗宫名作於紹興十八年戊辰實中興之二十二年也又九年丙子孝宗受禪始尊高宗

為太上皇退處德壽又十四年年八十而崩於是宫此書蓋倦勤時筆計其年當過耳順而楷墨精密乃如此豈真有得於養生之說故歟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而撥亂反正復讐雪恥為未足觀於是書者其亦有所感矣吾友楊應寧都憲得此而藏之敬題其後

跋王守溪所藏古墨林卷

古墨林一卷守溪王先生所藏也宋蘇長公一帖即萬竹山房所刻者與黄山谷蔡君謨二帖皆精習米南宫

後一帖亦佳前一帖自稱醉書而其本朝御府題跋極其奬許蓋寧宗嘉定間筆也張即之小草世所鮮見元鮮于困學後一帖殊有思致李雪菴以楷書名此一帖行草亦渾朴可重予嘗見其大幅草菴字正如此虞邵菴一帖稱歸隱時作然猶當在目眚前也蘇昌齡仕偽吳為學士周伯温為執政其人不足評而詞翰皆可取但周草不及其篆書遠甚楊鐵崖不以書名而橋傑横發稱其為人陳文東國初名筆松人宗之此一帖校其

楷書頗似不及姚少師一帖小楷書其詩跋乃後數年作稱姪繼代書惟律詩一帖頗效蘇書後書與仲温賢友仲温蓋宋克字此亦必國初人而不著名氏不可攷也嘉興周鼎伯器題其後則遂以為南宫宋恐為誤句但所謂雲東逸史者乃前御史姚公綬知此卷為姚氏物姚亦能書有識鑒故輯此卷為精然其没不二十年而已再易主矣可勝歎哉卷首三篆字太僕丞金湜本清書金善摹印篆亦不俗予既跋此卷亦别篆三字於

後是日在閶胥與守静蕉先生同觀守静云嘗聞趙松雪過酒肆見其帘字駐視久之謂當世書無我逮者而此書乃過我問知為一僧書則雪菴李溥光也因俟僧來肩輿往會與語而合薦之朝累官招文舘大學士守溪亦云姚少師賑濟還吳見酒帘字問知為一少年書呼而見之養以為子大宗官之至太常少卿令其子孫存焉是代書此跋者也此二事皆奇而相類故附書之

書柳誠懸處州帖後

顔魯公楷法嚴重而行草流動首尾貫串若無端倪柳誠懸此帖深穩醖藉與世所傳石刻矜持結束弦直而鐵屈者如若出二手觀書者固不可一律論哉世恒謂顔筋柳骨故雖醖藉流動之中所謂筋與骨者固在也因與克温學士談二家書法故併及之

七賢過關圖跋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霏雪録所載差詳蓋黄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

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意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為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啟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録又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閽蹇驢騘馬襟山停瀛洲學

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為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予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卿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閶闔巷陌皆能詩

又曰陳平何事有行役況復衡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亂後飄泊天涯共為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鹽李孟濬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又三山秦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擣李詩海鹽李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為唐人也今此圖摹寫徧天下而牛驢𪏭馬氈裘大帽闗山風雪之狀皆畧

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具本末何哉崔塄閭以質予予亦不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

跋米南宮墨蹟卷

右米南宮書七言律絶四首後有畢長史張掄二跋斷為真蹟無疑米書與蘇黄並價而各不相下大抵蘇黄優於藏蓄而米長於奔放今觀此帖則奔放之外有藏蓄之風焉予所見米書似此絶少評書者自知之

屠丹山詩卷

右太子太傅丹山屠公手書長歌一卷以遺贈太保周文端公者也弘治間二公並為吏戶尚書曹署相聯接篇章相倡荅胥史僮隸給役不暇大抵周詩尚精鍊屠詩尚捷速體不必同而同於好樂觀丹山此卷每章動數十言疊疊不厭其捷可知已及二公先後致政歸不相見者數歲更化之初相繼召用時禮曹事簡文端多引疾在告而丹山以臺務倍冗僅與頓踈不數月文端

復遂歸志此卷蓋别時所贈者未幾丹山亦復歸歸又
閲數月而文端之訃至矣嗟夫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
閑其閒聚散欣戚固有不可得而齊者二公承召而起
奉身而退蓋略相同惟文端好得攻終贈穹階加美謚
事定於蓋棺之後家傳於授簡之餘則雖言語詞翰皆
文獻之所在宜斯卷之長存也文端之仲子尚寶少卿
曾請跋於予蓋公治命既為位哭公始得援筆以附掛
劍之義尚寶乃受而藏之

書化度寺帖

予兒時亟聞先愍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而未獲見見汝帖數十字已磨滅不可觀每以為恨令大師英國張公閤出所藏舊帖乃駙馬李祺家物銘敘畧備其空紙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用簽印者帙後若趙松雪揭曼碩巙子山諸公皆有題識惟謝端所謂藏鋒王沂所謂神氣深穩者最為得之周馳云石刻羽化已久則此固二百年前物也公博雅好文事尤重世

澤其永寳之如李氏所識也夫

書先府君遺墨後

先考贈太學士府君嘗衍永字八法變化三十二勢式及結構八十四例著論一道景泰間上之朝既不果用論例稿手自藏比棄養後發篋見之爛紙斷墨殆不能讀而所謂勢與式者已失之矣弘治已未内弟太子太傅成國朱公廷賛嘗出所藏勢式一帙則府君中年所書以贈外舅太師莊簡公者東陽不覺哭失聲於是補

訂家藏論列之復取具所謂勢式者彙成全帙以藏越十餘年屬國子生太原宋灝者摹勒大字勢式而論例字少又多殘缺東陽乃手録於石而篆題其額曰甜菴府君字法手稿并刻焉東陽不肖不能嗣其楷法粗以舊文用存手澤以章平生之志若其品格意義則有能書家者在非不肖可得而與也正德某年男東陽書

書顏魯公祭文

顏公楷法端嚴一筆不苟書家者流或頗疑其局滞及

其屬草之際流動飛越莫知端倪如西安所刻坐位帖者是也漂本序稿予嘗見其真蹟於蔣御史宗誼家始知石刻去墨跡遠甚恨坐帖真跡之不見於世也此稿乃在東京時祭伯父文嘗於陸詹事廉伯家見之少宰李叔淵得以相視吳文定公及遼菴楊都憲皆有題識方與喬亞卿希大三復撫玩又不知此書曾有石刻否有之當否何如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書陸中書所藏卷後

嗚呼吾友靜逸陸先生之卒二十餘年矣其子中書舍人爰輯予嘗所還往簡札數十紙為卷葢自筮仕以來幾五十年者皆在焉予展卷締視猝不知為何人筆也因撫而歎曰人之少老其異一至此哉當弱齡驟進之時粗率簡畧莫知所裁固不可與靜逸並駕第意氣之周洽志趣之符合倉卒造次亦不相遠而箴規礎切予得之靜逸尤多據時考事誠亦有不可棄者况卷尾一紙靜逸已不及見其於存没聚散之際可勝道邪吾家

私稿所識不過一二而中書君乃能俱藏並録無所遺失固趨庭授簡之餘事而篤念舊故嗜文好學之誼亦於是存焉予之始觀不覺有宋景文欲焚少作之意徐而思之知其志之不可咈且自懼老耄之年所得與所進無幾為不足校也乃為之標首跋尾憮然而歸之

書石勒聽講圖後

石勒令人講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以為此法當失聞留侯諫乃云賴有此耳彼勒以膽力騎射自負

未嘗誦習韜畧而及此不可謂不難矣史稱勒雅好文學起兵時立君子營既僭位置史學祭酒其亦有所得而然乎勒之答徐光云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及其聽講乃與留侯之見合若高祖所不及然借箸未還而銷印已趣高祖固兼留侯而有之矣且勒亦非真達義理識事勢不過校計於利害之私彼張賔自比留侯勒所委重所為建議亦不過猾夏干紀之事罪不容誅寸長一得葢不足置喙於其間也此圖殆元人所

作意氣之雄𪐝耳目之傾注究若聽説發難然者亦獨非有所發感於其間乎觀者其不以畫視之而以史視也吾甥崔禮部傑得之予覽而有感焉為題其後

書石鼎聯句圖卷後

右石鼎聯句圖一卷凡八段每段摘韓文公序語分書其次紙縫有小御書印後有宋學士跋語定為宋思陵書李公麟畫觀其苦吟傲睨潛行悵望風神意態各極其妙而筆勢圖活若真有契會然者謂為公麟真跡固

宜思陵書意度楚㡬且當國諱則闕其點畫間有遺誤不復竄補揆之事體亦有宜然夫以宴安玩愒之時雖詞章藻繪之事猶足以妨治而養亂若石鼎之詩說者謂文公寓言戲作非實有此人與此事即有之亦不過騷人墨客所與資唇吻適情興者其於身心理政無益也而况有甚於此者乎此卷葢廣信張真人家所藏故印識猶有所謂留侯世家者比楮墨散脫為家人輩包裹果物監察御史李自石見而收之敘次表飾完整

如故因又歎其世家故物而使之散佚不守曾經籙符劍之不若則道家者流如軒轅彌明者亦難乎其人矣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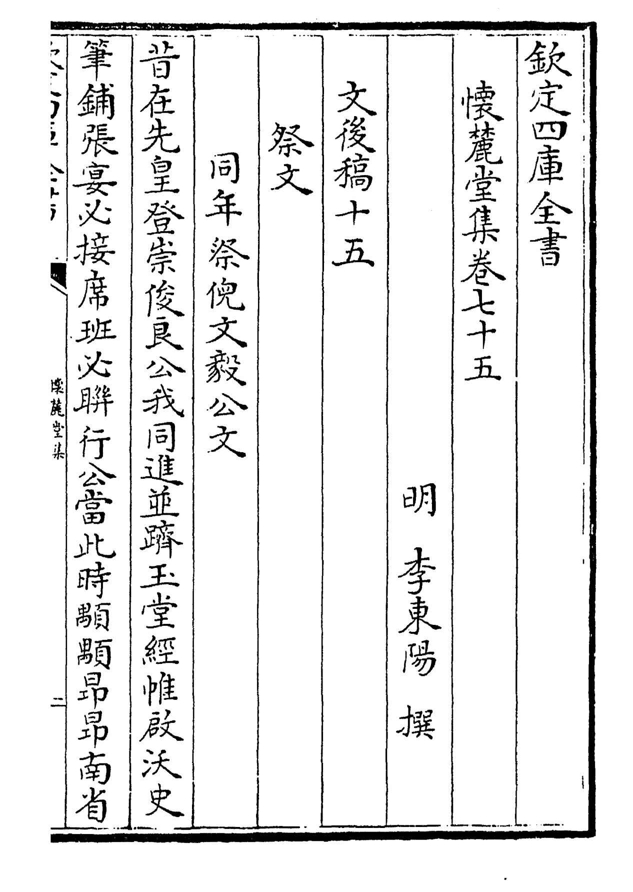
書范寛下蜀圖卷後

右范寛下蜀圖往歲於謙翁徐先生家見之翁精鑑識相與歎宋初武功之盛繪事之妙翁不可作矣比再見於其孫尚賓丞文煥嗟乎四三年來蜀寇未靖安得起翁於九原而與之一慨也耶

書藏都憲手稿後

此松厓都憲壽東山司馬詩手稿也越數日未登軸而松厓已物故司馬乃為之罷會蓋此詩作於十二月中松厓以明年二月初七十以次當壽曾不幾時而竟莫能待也人生離合之無常可歎哉予既遣人録其詩因題於稿末以歸司馬為後來故事時弘治十八年歲未盡七日松厓没後一日也

懷麓堂集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懷麓堂集卷七十五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五

祭文

同年祭倪文毅公文

昔在先皇登崇俊良公我同進並躋玉堂經帷啟沃史筆鋪張宴必接席班必聯行公當此時顒顒昂昂南省

擢秀中台耀芒車書玉帛黼黻文章宫保晉秩留司賛襄入掌天曹左右帝旁進退人物訏謨廟廊公當此時炳炳琅琅我啓公病握手在牀哭聲載門我弔公喪跡謝朝籍魂歸江鄉公當此時窅窅茫茫凡在四類罔不盡傷矧我兄弟哀胡可當執紼有日東絹是將嗚呼逝矣何日而忘

同年祭傅文穆公文

嗚呼鄉有先達國有舊臣培養成就代不數人公之文

章演迤淵淪公之性行縝栗溫純詞苑毓秀卿曹致身功在啟沃業存經綸地極台斗望隆冠紳遊鵷始運屈蠖方伸中道傾逝天胡弗仁友朋之義休戚實均共期僇力以賛化鈞公今棄我孰與為鄰昔我同年如木向春今我同年若星在晨嗟公已矣寧不傷神執紼而餞玉河之濆目送行旐心隨去塵與公永訣涕淚盈巾嗚呼哀哉

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大學士府君尊靈曰東陽伏承治命以祖塋狹隘弗寧厥居哀痛惶惑歷於兹土先妣舊封猝未克合宅域未備碑表未建因循茍簡十六七年比因長男兆先之喪追念體魄欲别卜佳城以次遷祔葢嘗遠涉房山改築樹村而山崎地衰卜不協吉窮則反本竟歸故域乃竭志倍力盡市其旁近地百有餘畝可以周築垣墉通行神道昭穆可序遷合有期平生鬱抑之懷一旦而遂感激之至

轉戍悲傷是用告諸墓前上慰靈爽俯仰今昔哀何可

言謹告

遷葬告先考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考贈大學士

府君之墓曰舊塋既復遷合有期比者請假於朝伏蒙

聖恩特賜葬祭增光墟墓倍感衷腸敬卜良辰奉啟佳

宅憑棺叩顙宛接音容畚鍤之聲恐干靈爽事非獲已

情實難任道路伊邇松楸在望仰惟先志視往如歸季

弟東滇幼男兆同祔葬已久長男兆先權殯未窆並從

遷祔謹告

將合葬告先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李東陽敢昭告於顯妣贈夫人

劉氏之墓曰母之喪四十八年吾父新塋久未克合心

懸兩地痛徹終天遷祔有期褒邺旋降人謀旣協神相

攸同預告幽靈仰祈明鑒謹告

合葬告先考妣文

維弘治某年孝男具官東陽泣血告於顯考贈大學士
府君顯妣贈夫人劉氏曰嗚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
考妣於畏吾村吾母之墓實在右穆墓地狹隘不過二
畝吾父吾叔志存增石為有力者所據病間遺命歛恨
而終暨别葬於故城小西門遷祔事重不敢輕議松楸
相望曠如山海左瞻右盻五内分崩痛定而思有悔無
及邇歲别求吉壤百計莫諧長男兆先旁殯墓舍久而
未祔哀與日增天誘其衷復圖舊地宅域既闢樹築苟

究仰荷聖天子優假之恩貸以旬日褒卹之典過於尋常地利天休皆出望外神人協相悲感交并嗚呼生也同堂没而同室昭穆具在子孫列侍吾父母之靈若可以少慰矣東陽不肖生不能盡承顔養志之禮喪不能致慎終追遠之誠不孝之罪何其可贖捫心叩顙無以自容誓竭庸駑用圖不辱尚祈恩庇佑我後人謹告亡弟東濵并此附告

安葬告兆先文

汝爹告兆先汝久未葬實傷我心葬既有日聽我告汝
小西門之地汝所樂也不得已而遷畏吾村之墓汝之
所常病心焉者也而歸之皆汝平生意料之所不及也
嗚呼送死大事具責在汝我乃行之人亦有言可謂倒
行而逆施矣今上而遷父合母下而葬子勞苦不足論
吾何爲其心哉汝其從汝祖依汝母携汝弟以安處於
斯也嗚呼痛哉幼男兆同幷此附告

遷葬告曾祖考妣等文

維弘治某年曾孫具官東陽敢昭告於顯曾祖考處士府君曾祖妣孺人賀氏顯祖考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府君祖妣贈夫人陳氏曰茲者奉吾父資政府君之柩自小西門與吾母劉夫人合葬於此弟東溟男兆先兆同並從遷祔昭穆具備骨肉咸萃伏惟尊靈黙佑永底安吉庇我後人先叔父百戶府君叔母孺人唐氏亡室贈夫人劉氏繼室贈宜人岳氏亡弟東山東川同此附告

祭衍聖公孔以和文

嗚呼哀哉疇昔之歲公來京師凡我斯文載遊載嬉月夕風晨左書右詩惠而過我不醉而歸二十餘年敬久不衰婿我猶子聘我令儀曰此太宗實維本支後繼我者非此其誰公奉兄命我慰母慈吉卜既協家人具宜我子東行驥尾是隨誼重骨肉勢忘崇卑笑而謂我此會何時踵未及還樂極生悲公書弔我情見乎辭公病不朝星霜再移為公屈指秋以為期訃音倏來將信將

疑東望停雲涕淚交頤瞻彼闕里莫摳我衣濟上之約雖悔可追公有令聞美玉良珪公有高懷月霽春熙一旦而沒云胡弗思孔廟之焚公適罹之梁木既構斯人則萎我為公慟匪獨予私欲往哭公室是遠而何以致我絮酒炙雞辭以為侑公知不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孺人岳氏文

蒙泉翁門有女六人歸李者四其一則學士之婦符卿之賓有孝有則于宗于姻家有禄食國有錫恩然而建

者半病者半邅屯坎坷餘二十春嗣未及延而已弗自保其身矣我蒙翁之澤於是而盡吾黨之戹亦何相因至此耶聞訃之日執紼之辰吾方在告情莫得而伸也一暢之奠耶以致吾親而已嗚呼其聞耶具弗聞耶尚饗

祭海鈞蕭先生文

我友天下為士實難定山有莊南屏有潘公起東徼周旋具閩窮滯太學達登諫垣謫郡𤅢阪佐憲閩藩地歷

險夷事異悲歡凡今之人避難求安難進易退惟公有馬義重金石情傾肺肝山限海隔神交意傳自壯及老踰四十年世路將别盟言未寒千里一訣下歸重泉凡今之人雨覆雲翻終始不負孰其能然公哭我子有詩載編今我哭公匪銘昌宣手閱遺書淚雨涓涓日望飛旐心旌懸懸絮酒而弔哀何可言尚饗

祭劉舅文

嗚呼哀哉吾母之黨獨吾舅存骨肉之喜豈惟似人壯

别天闕晚歸玉門聚散欣戚餘三十春今忽棄我吾疇與親哭不遝棺葬不繞墳寧我怨心我疾在身公則諒我九泉有閶昌以慰公視我銘文一奠而訣哀胡可云嗚呼痛哉尚饗

祭曾尚書文

人生聚會可謂甚難南北殊蹤壯老異觀惟今之悲乃昔之歡凡我同年迭倡交和朝必充廷宴必盈坐惟今之弔乃昔之賀過公之門鄰哀巷憐登公之堂男涕女

漣挹公儀容不見周旋聽公音聲不聞笑言公壽實希年既踰七公官實高品既登一公名不隳公行可述公無往憾我自公邸陳詞敘哀侑我芬苾平生之交於此永畢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錦衣文

維公之先自越移燕我亦楚從如萍水然絲蘿之緣以世以年公以武顯有位有權有守有為有行與言終始之際儒生所難公壽已希胡不少延病起而弔哭逝其

棺公子公孫衰絰在前公不我遌悠悠九泉靈輀駕矣何日而還辭以奠之有淚汍瀾嗚呼尚饗

祭孔氏女文

嗚呼痛哉我女之生玉韞珠藏我女之嫁鳳翥鸞翔我女之行山遥水長椿萱並茂琴瑟相將膺封圭組相祀烝嘗我女不樂懷爺戀娘廟庭赫奕府第輝煌莊田徧野桑棗成行我女不樂言非故鄉我女歸寧懽聲滿堂我女疾病舉家皇皇疇昔之夜我夢不祥我女告終竹

死蘭殤無論骨肉鄰嗟道傷婆與汝棺母掃汝房棄汝藥餌還汝衣裳含汝歛汝汝夫在旁我女何女質美德良我生何生有女無良汝弟既沒汝兄亦亡嗟我老矣形單影雙觸物感事摧肝裂腸今日何日景物異常雪慘風淒雲日無光昔汝別時涕淚淋浪今汝去矣形聲渺茫求之不得四顧徬徨我有官酒汝不復觴我有家食汝不復嘗吁其逝也何日而忘嗚呼痛尚

祠堂成告文

維正德某年孫大學士東陽敢昭告於顯高祖考處士府君顯高祖妣譚氏顯曾祖考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府君顯曾祖妣贈一品夫人賀氏顯祖考府君顯祖妣陳氏顯考府君顯妣劉氏曰粤自幼齡屢遷第宅比居茲地十有四年墓域已成家祠尚隘比因雨潦上漏旁欹怵惕訾心悲傷坎骨乃勤新構稍拓舊規面陽背陰昭穆並序㨗靈有所抱痛無窮仰冀恩慈俯垂鑒佑謹告

祭方石先生文

嗚呼士有曠世而相感終身而不相信者是非可以笑貌為亦不可以口舌論也或符契之左右或枘鑿之圓方間之而不能使之離強之而不能使其合葢嘗有慨於聚散而曷能無意於存亡方其並舉甲第聯步詞林忘年合誼異地同襟以文字相劘以道義相箴諒羣衆人而得此予不自知其何心及乎志薄功名趣懷高尚回車乎九達之間振衣乎千仞之上顧勲業之未終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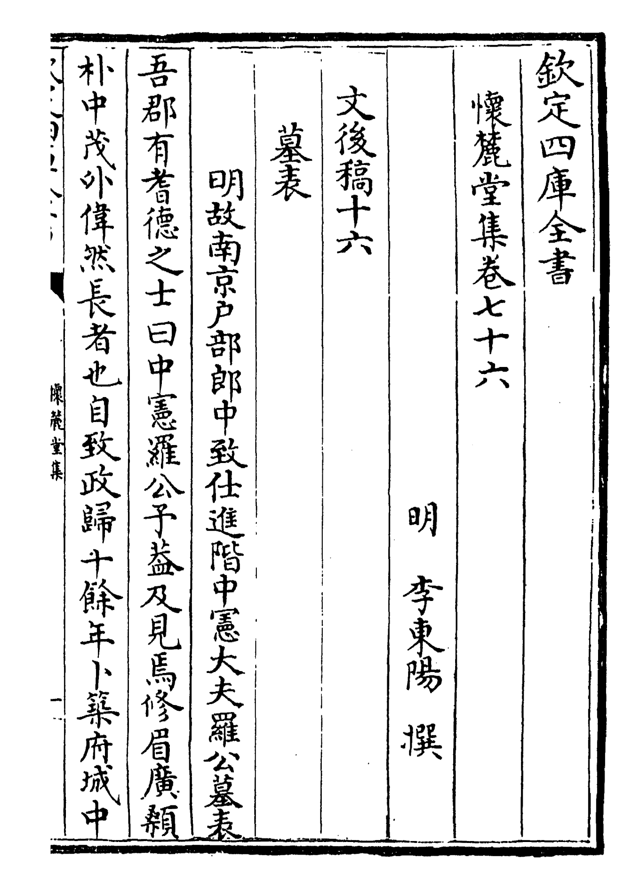
文章以自放是宜稱國士而有光崟前賢而無讓者也嗚呼我志君子公行我知神道之銘匪我其誰所謂上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者吾嘗聞之矣豈但慨晨星之落落傷宿草之離離惜往日之不再歎人生之有涯而已耶尚饗

刻字法手稿成告考墓文

維正德某年謹以刻成永字八法手稿一部焚於我顯考贈大學士慤菴府君之墓為文而告曰嗚呼惟我先

考精通楷書推衍永字八法定為變化三十二勢結構八十四式歸之獨見成一家言手澤尚存紙墨多缺業慙授簡力愧揚名懼夫積歳愈深幽光遂泯含羞抱痛死有餘辜乃屬太原宋灝摹勒大字風神體格幸免遺譌東陽仍取全編手自謄寫統令上石數月而成追念劬勞敢忘教育有身莫贖欲報何能徒以衰老之餘年粗畢平生之一事尊靈如在鑒此虔誠嗚呼痛哉謹告

懷麓堂集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懷麓堂集卷七十六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六

墓表

明故南京户部郎中致仕進階中憲大夫羅公墓表

吾郡有耆德之士曰中憲羅公子益及見焉修眉廣顙

朴中茂外偉然長者也自致政歸十餘年卜築府城中

端居簡出優遊自適饗子孫之奉卒不失其正以終嗚呼今安復有斯人哉羅氏之先出吉安巇下後徙家長沙令之茶陵州自宋以來多顯者公高祖十九府君為元國子生其季子曰丙翁丙翁之季子曰汶在國初為燕山護衛斷事承勅理寃獄活四十餘人斷事之季子曰懋公父也公諱琥字彦武生而孑立無兄弟以孝聞茶陵時為縣以縣學生膺貢升國監以楷書選入中書録文武官誥勅正統巳未授南陽府通判督賦有法承

徼捕盜盜皆就獲辯其誣者五人縱遣之孫公原貞為河南叅政檄勸穀麥二十餘萬以備賑貸宋叅政琰檄撫流民二萬餘户附籍諸縣民甚安之余肅愍公為兵部侍郎廵撫河南檄築封丘隄疏黄河八十餘里下張秋入於運河三載考績乞歸省母又檄運京儲邊餉若干石丁内艱歸州縣請留之制弗許景泰庚午服闋改衢州府會有劇賊時孫公為兵部尚書軒公輗為都御史皆在兩浙檄公領兵三千駐遂昌諸縣獲其黨三十

餘人以功賜金帛諸物秩滿九載超擢為南京戸部郎中部檄勘官屋鈔直監收京儲造茶鹽印契諸事事皆集值尚書闕署掌部事諸司皆受令馬復滿九載自通判至是其考最之辭皆備極奬許與其大者則有公廉端慎之稱將大擢以子鐔膺貢監舉鄉薦乃謝事歸後以詔例進階中憲大夫鐔舉進士為給事中為參議皆及見之卒之年九十有四弘治癸丑十一月七日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山之原配譚氏封宜人貳室鄭氏以子

貴從夫階贈宜人子九鍪鎧鐔錮鋈鍳鑾鋆鋆早卒鐔奉新縣丞鍳命為陝西右布政使餘皆以輸粟為義官孫三十一庭椿松栢桂槐楠梅梓梧榴相樟杞楊梗樹槽棐榆梁椅柰材杰枧彬槿梅棟杏柯椿桂梓亦義官曽孫十有五熿煒熇炳爍燿燔㶽煥爕焯燈烱燁其玄孫幾女一孫女二十有二曽孫十有幾玄孫女若干昔李遷哲男女第宅聯接十餘里子孫叅見或忘其年各據簿以審公之嗣續殆或近之東陽生晚耳目所逮匪

直一郡求之四方指不能以再屈也況經術相紹簪組交映而布政君之清謹恒固顯庸未艾足以振起而揚厲之哉然則公雖沒而其榮名盛業所以為不朽者固在是足為鄉後進者勸而非徒以壽考嗣續為也布政君與予交厚且久奉四川參政唐君震狀請表公墓數歲弗能復會唐君亦已壽終狀所書子孫復增於舊則據今所增者書之以俟其後云

鄂陽阡表

平潮鄂陽山之原屠氏墓在焉葢自成化丙午屠府君

葬於是時府君以子勳貴再封為刑部郎中以卒勳方

為南京大理右寺丞例未及葬祭後十有餘年當弘治

已未屠母乃卒勳已為刑部左侍郎贈府君如其官而

母以獨存故自宜人加封為太淑人太淑人秩三品例

得賜祭與葬葬所治封築器數之等皆加於舊而府君

以合葬故與有榮焉於是勳之官寵日盛家教益有徵

府君之恩數固待於是而後備然刑家之義統於所尊

必重為表襮不可獨為母道勲乃録誥命之詞諭祭之文刻石於墓以昭示來裔而鄂陽之阡始顯其在嘉興郡地若是者或有之而縣境所在則未始有也按府君之遺行有三曰事病母撫孤姪拯急難母楊淑人病瘍久躬自舐濯廬於墓側三年兄樞之卒也以其子焕代役京師及焕壯未有嗣又給田置媵得子二人兄祀頼以不絶句容商徐氏者為盜所踣瀕死水際為解縛易服以火熨之而蘇酬以百金竟弗納其賢如此太淑人

之行有二曰狥姑難曰睦夫黨姑之病有盜入其室左右扶抱以衣物慰遣之盜亦感歎不敢逼而去恒居與妯娌齒動先退讓謂府君言必舉世俗異姓敗家事以為鑒人亦以此賢之嗚呼夫與婦殊道而異施若府君及太淑人之行固各有所處而教子之方貽後之計無不同者勲之以文學致身以行檢守官以才望受簡任皆其徵也然則榮封顯邺生有寵没有耀長存而不朽者固亦有由矣哉

翰林吳封君墓表

吳縣天平山龍岡之原為封翰林編修吳君葬地實君所自卜者弘治戊申葬厥配司孺人而虛其壙之半越十有三年庚申君以壽終其子一鵬卜明年辛酉九月某日啟壙而窆從治命也君諱行字仲恒世為長洲著姓祖諱敬考諱宗皆隱於農君少時父客死母周氏亦卒家遂落君内負幹力奮自樹植徙居蘇城朝夕拮据積二十餘年始復故業且寖加裕焉顧樂義舉遇鄰黨

貧乏輒為解橐逋不能償者或折其券至有急復周之他如建橋浚井凡可為物濟者為之無所讓教子專用儒業及一鵬舉進士入翰林獲沾錫命每戒以積學修行諄諄書札間不厭也性度豁達尤喜遊眺與徐侍郎公肅友善嘗從至京師遊玉泉諸山信宿而返家居山水間登覽不輟未病一月忽買舟徧抵鄉邑與親友敘舊故至徐公談笑竟日若與訣别者比歸疾作且呼酒徧飲家人復自引滿合歌以侑觴遂沐浴更新衣以夙

所治歛具授其孫曰吾且逝矣明日乃屬纊其終始不亂如此可謂賢矣司孺人亦常熟令族生有内德能勤與儉其始歸值君貧時協力治業以底於成一鵬嘗溺水幾殆孺人投水中抱出之愛不弛教每佐君督課一鵬或購書歸取直值君他出孺人輒易他物酬之客至躬治饋具留與論議惟恐其去若父葬母饋及二弟之婚皆與有力然請必君出弗敢專也故君恒宜之一鵬亦頼以有立鄉之稱内德者葢不能釋云一鵬念秋試

時不獲視毋含歛及聞父病將請告而訃已至痛不自
置乃圖為不朽計奉其同官周朝振狀乞予予校藝禮
闈得一鵬竒其文又奉詔授業見其雅潔可愛重亦甞
一再接君知家學之有徵也故為之表

明故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戴師文墓表

成化戊戌予同考禮部得師文卷心異之曰是必博學
多才之士比揭榜戴姓豪名浙江人退訪之方石謝先
生曰吾鄉名後進也廷試之日方石實受卷見其策亦

大奇之登二甲進士優等後累官至參政以卒方石方
家居為著墓誌且以書要予表其墓道之石其父亦予
京闈所取士知安州將告歸遣使申請而方石適被召
入國學重為速予予值有哭子之慟痛稍定於師文重
有感不能置也按戴氏出台之黄巖宋石屏先生九霊
之後歴宋元為文獻著姓再徙温嶺令分隷太平太平
亦台屬縣也師文之大父諱圭隱處不仕父名通宿學
不售實以經業教師文師文貴請以其官封之不受竟

自取鄉貢毋陳氏累封為宜人師文年二十舉於鄉將
試禮部其父少之不遣行久乃得遣遂聯捷授兵部武
庫主事主隷役出納數年稍遷員外郎亦未有以自見
擢職方郎中主營鎮戰守官士調遣之務會邊報旁午
夙夜綜畫應答如響尚書以下皆倚重之不欲使居外
資望既積擢廣東右叅政以去時年三十有六而已而
輿議猶若以為詘師文益殫志慮思有以救弊拯困未
及一施而遽以疾卒大夫士聞者無不歎且惜之不獨

於知者爲然師文嗜問學自爲舉業已窺見古詩文機格時有所出入既優仕加意研究深得肯綮間以所著質予予益以信知之非誣師文卒乃見其所謂贅言録者中間有檢飭自勵語期無負方石先生及予益師文視予猶其視方石也嗟乎考校之職得一士焉輒藉以自慰且期其有所建立以相引重有士如師文者其文章行業皆足以大顯於世而竟弗究以死豈不重可惜哉然師文之名託諸方石固足以不朽然圖顯録而互

見者宜表之不可無乃敘而表之曰廣東右叅政戴師
文之墓

遺善處士顧公墓表

遺善處士顧公諱顯字文顯松江華亭人遺善其所自
號人遂以是稱之公既没且久其子封翰林編修瓊欲
白其潛德未果其孫侍讀清嘗撰述為狀𠤎以母喪歸
因請於予將刻石表諸墓道成父志也公端重有則童
時學鄉校不煩其師性孝愛父晚歲喜賔客每先童治

具夜歸必潔枕席候之門至則扶掖以入既寢然後退雖盛寒暑不廢也姑之夫贅於家視其二子不異同氣共案而食者五十年後欲分所有且自名便利如其欲予之鄰人侵所居地見而不問家人以為言曰爾曹弟努力彼能侵之其子孫未必能守也已而果然配沈氏早卒公年僅踰三十旁無媵侍或諷令繼娶曰吾既有二子矣若娶而不愛徒傷吾心躬自撫鞠終身不再議清甫能言即教以方數居近市有爭鬭屠殺者輒携而

避之及諸孫列侍黙授書史誦康節誡子辭曰吾願汝輩為上品人尤樂與人善聞人過則掩覆之惟謾詐殄暴者輙誚讓不少貸鄉後進皆有所畏法焉平生惟一再入城目不識官府耳不聽淫樂手不執銖兩纎啬之物口不道市井機械之言身不蹈危險僇辱凡不義之事雖閱世甚乆際物甚衆而秉彛之懿固未喪也益清之自述云爾夫人之有庸言恒行閭閻畎畆之子弟不能知知之不能傳雖士大夫家亦或然然禮所謂弗明

弗仁者益專責之士大夫其他則不暇責也若詞臣史氏之施於人者發潛闡秘往往有之而於其祖或不及焉何心哉清以文學名家庭執範皆得於濡染薰炙之間其辭核而理可據信也且語以大孝為揚名次不辱又次能養則懿行雅操榮名寵錫如清也者豈徒以藻翰為哉予稔知清因獲識封君性行端厚已徵家教沿流溯源有不得不歸之公者及考其實固治世之逸民畿邦之遺老也是雖生不賔於鄉沒不祭於社而勒名

紀行為後來表式亦獨非史氏之所有事哉

明周府封丘王教授贈承德郎户部主事李

君墓表

慶陽李君惟中以教授卒於家友都御史楊公應寧為銘以葬而墓道未表後君以子夢陽貴贈承德郎户部主事夢陽乃請於予且出其所自為狀夢陽學於楊公又予禮部所舉士其視予猶視楊公也故予雖未識君而亦不得而辭焉按李氏出開封扶溝君祖諱恩從外

舅戍慶陽死事邊徼考諱忠有隱德妣某氏以節稱於鄉君諱正惟中字也生而莊重自負或誘以非道輙内愧累日家本饒乂好施而貧居勤苦力學為文章敏贍過人試有司乆弗售循次應貢以親老授學職為阜平縣訓導俗野不學君嚴為誨廸越五年士習勃然若丕變者而君以家艱去擢周府封丘王教授王雅重之數日不接必問曰李先生無恙否有疾則躬往臨視以為常王素嚴重乆寖和易議者以為輔導之助前後四十

年官雖不顯而隨所受任以職務自飭固如此世之人

苟不獲顯位輙自厭棄不復有所振厲覲於君亦可以

少省矣國朝之制凡藩府官不得為内朝卿士惟身没

而子貴者則得封君之學未究於用而用之教子夢陽

以文學發首解登甲科砥礪名行表然見郎署君預被

封錫獲報於身後其視諸所自得之也一間耳然則有

子而不知教者亦獨不以君為法哉以是表於君墓亦

鄉邦之勸也君配孺人高氏赤城農家女嚴明有内則

既歸君蘄水春爨績紝澣濯之事無一不親事姑極孝敬或不懌則率諸幼羅跪曲為愉悅必意釋乃已此其賢克稱為婦者故并書之孺人以就養卒於京師夢陽扶柩過河南殯於城北越二年君啟王得假以喪歸道得疾至陜增劇抵慶陽六日而卒

明故贈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表

全州之望曰蔣氏蔣氏之彥曰封君諱良字希玉高祖榮鄉曾祖志敏祖貫舉湖廣鄉貢官至刑部員外郎考

安隱於鄉君生而多疾祖母蒙母滕更相保抱賴以有
成年十六為州學生端雅好學提學官至以友呼之為
易其舊字後所稱者是也正統丁卯舉廣西鄉貢屢試
禮部輒弗利卒國子業天順丁丑謁選吏部授雲南河
西知縣縣多夷獠好惡無常性君壹事撫化不任鞭朴
平賦役循田野教民力作越數年增戶四之一修建學
舍增弟子員親據案講說誘使為文藝自是始有登科
第者尤善制彊梗有寸白里多不逞武斷鄉曲持官稅

不時納君械治其尤者數人餘歛不敢肆官長有迁視之者至是始歎服焉九載將上計耆老數十輩投牒借留之布政按察亟為草奏奏且上君念母老欲歸覲以情告乃止於是備録狀奏驛致之以示褒奬既上吏部改廣東都指揮使司副斷事品均而職散類左遷者人為之不平君自若也凡獄渉民事者時承檄治之亦為盡力未嘗自弛間讞獄於韶聞母喪歸歸數月而卒弘治辛亥以子晃初命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君仕雖不

顯卒以子貴於位不稱德之義固亦有徵哉君事父愉
婉在官得異味必思其母以世業讓二弟其自奉計口
置田所得俸稍贏輒散諸婣族舊故及凡貧乏者人有
過務為掩覆雖犯不與校讀書求大義為詩裁取適意
不事雕繪而教子務通博以古文草篆為法病革時召
冢子昇于外手書數十字遺之命酒三釂朗吟古詩二
句即就枕脩然而逝葢其心宇清泰故至死不亂如此
然則其所養者可知已

明故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鍾君墓表

嶺海間多幽人逸士顧僻在南服去京師遠甚非有所憑藉或老死巖穴名不達於朝者若鍾封君松雪翁者非其子兵科給事中渤之賢人莫之知也君卒渤介其同官王工科文哲造予請為文表墓自述父德哀咽不能辭文哲為畢其說曰封君諱鐸字文振廣東東莞人也生而頴異好學舉子方弱冠州縣薦以應試其父不欲使去左右君素孝謹因歎曰仕以為親親弗樂將

焉用仕遂棄不復業家居邑養外内無閒言比其以貧故出遊江湖過豫章下金陵徧於吳越之墟挾所有爲賈服計銖累寸積家日以益裕已而歸曰吾非好遊者也每讀書爲歌詩多所自得尤究心小學一書人欲淑其子弟者延至家塾則欣然就之誘導不倦其教子尤肅嘗手抄經義數百篇授潡曰吾志在此令以畀汝矣潡既舉進士獲以初命封君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君益謙慎自視與韋布無異且戒其族姓曰魚鹽之利小民

所恃為命者慎勿奪之鄰邑有荒地數百畒可渠而為田君集衆力圖之垂成而爭者至君遽以讓之其人償半直君悉分於衆一無所取至於卹孤拯難恒汲汲若弗及然故鄉人皆以長者稱之其崇尚禮義不自矜溢如此然猶有世德焉君考諱玘號横溪素履恬靖年七十未嘗至公府祖諱定安號守驥先生始遷横塘嘗分田贍族爇茗以飲行者大父諱立成僑居良平時已以善聞其慶澤所由來遠矣退次第其言為狀以致予予

憮然歎曰鄉之評自古有之益耳目所逮毫髮不容遁然孔子論好惡於鄉人之善不善固有所擇茍其所不合雖不為所好無損也文哲為諫官方以論議榮辱天下非阿所好者矧其指事核實鑿鑿可據信哉

毛間翁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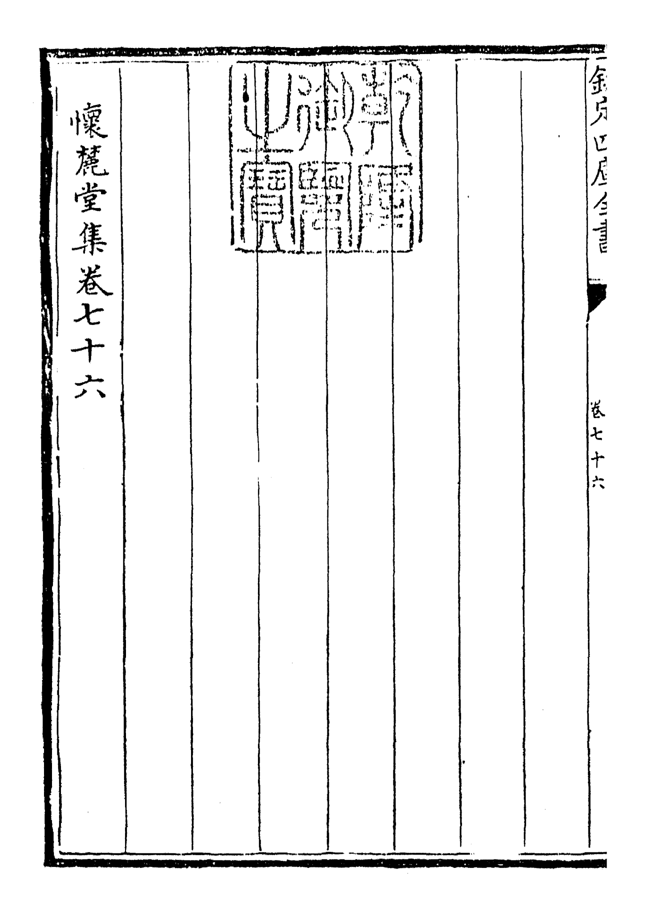
蘇之太倉州有百歲翁毛姓諱弼字惟忠晩自號為間翁人亦翁之翁之翁生而質美不假問學慎身寡欲無偽言飾行宅心夷曠待物以和遇横逆未始與較雖貧居能

以所受田讓其兄嘗獨處有少婦來奔正色叱之後三十年其配王孺人始以告其家鄉人莫之知也成化丁未詔民年八十以上賜冠服及肉帛翁實應格或諷令稍增年至九十冀多得帛翁曰朝廷施不報之德又欺而取之何心哉此二事皆君子之所用其心者使出為世用則其所操執所施措必非負國與民者也教其子昇曰汝為商以供吾養遂致洗腆安其高年昇亦簡易儉約讀書好禮後以子貴累贈奉政大夫左春坊右庶

子兼翰林侍讀人皆稱之曰此毛間翁之子也教其孫澄曰汝為士以亢吾宗澄狀元及第累官右庶子兼侍讀賜四品服直經帷修國史以學行稱於時人皆曰此毛間翁之孫也州之始建翁實應聘為鄉飲大賓及澄歸省值翁壽期大夫士為賦頌以相艷慕故翁之名老而益彰葢不獨於鄉為然弘治辛酉十一月日南至無疾而終葬於州城北陳涇之南翁所作壽藏王孺人先卒且葬至是祔焉翁惟一子三女五孫某某曽孫八某

某玄孫二某某於戲古之論壽者必歸之世運盛雖其人之善有不能以獨致者我太祖除殘定亂瘡痍之民死而復蘇大宗始奠大業暨於宣廟翁嘗由京師瞻輦轂預聞刑賞之大畧朝以來休養生息以至今日庶富之效極矣而翁隨際其盛身不出鄉閭足不至公室秤尺之具不經於目甲兵鼓朴之聲不入於耳安居邑養全而歸之箕子所謂攸好德考終命邵子所謂生太平世老太平世者殆兼之矣是非間氣之所萃故歟太倉

本崑山地有周壽誼者生於宋季入國朝洪武初為鄉飲賔至百有餘歲而卒郡志書之以為竒事後之壽者固多其至百者惟翁一人而已然周雖終始盛世而壯長於改革之時宜無以自樂者其子孫亦未甚顯況賢且貴如毛氏者哉揭名著行附諸貴德尚齒之義誠不可泯没於後澄以禮部之舉予實校其文氿奔母喪有事於墓念祖德未表請予文刻於墓道乃按其所自為而志復論其大者如此云



懷麓堂集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七十七至七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劉淡

懐麓堂集卷七十七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七

墓表

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墓表

無錫秦君廷韶旣喪厥考中憲公自述行事遣人上京師請予文表墓道之石曰夔恃此以瞑我先公子辱識廷韶知其

賢而有文舊矣上遡其世得公之為賢乃表之曰封中憲大夫湖廣武昌府知府秦公之墓而為之文曰公姓秦氏系出宋國史院編修觀子常州通判湛家於官徙無錫者五世至厥祖彥和考季昇未有顯者公夙有至性生五歲喪妣惠氏哀慕如成人稍長嗜學強記日數百言長老皆使就舉子業厥考曰吾惟兒一人忍令一日去左右哉顧錫俗尚詩俾學焉公稍經指授輒得肯綮能作驚人語御史成始終者以詩自名獨愛公所為遂與締交公家素裕正統間有司命長鄉

稅非其好也乃去之益肆志於學謂詞藻不足以為至
因讀論語修已以敬之言自號曰修敬志警也父疾禱
於天祈以身代憂瘁累月髮有變白者比居喪哀毀踰
制事繼母華務求其懽弟貧弗能自立贍之終身雖一
味之甘必分之歲時家祀器物必精潔雖老不以屬諸
人家教清肅訓子孫必先行檢加以禮法其為辭甚寡
發必中節對客終日風範不少頹鄉子弟皆敬畏不敢
侮視有不善必相戒曰吾鄉有王彥方勿令知之尤重

義舉有貸白金百兩者覆舟而亡之歸則號泣將自經
公亟慰之曰癡男子得不葬魚腹中足矣尚惜囊中物
邪遂還其劵其人感泣曰活我者秦公也公自其子夔
舉進士累官郎中知府布政使累荷錫命有名秩冠服
益以齒德重於鄉而公愈自謙抑與韋布不異有司禮
致為鄉飲大賓大夫士過者必訪於其家夔既謝事歸
事志養故公日得與諸耆舊結社賦詩徜徉林壑終其
身無隱憂亦無放言易簀之夕猶不廢巾幘子孫問所

欲言徐應曰吾於世無不足者尚奚言翛然而逝某年月日也葬於龍山之原所著有詩集若干卷子三夔其長次旦次奭皆輸粟拜官嘗以雙孝旌門嗚呼東吳多文獻無錫殊盛非惟科目踵接山林名行之士亦多其人若秦公者是已予往年歸自湖湘值廷詔宦遊於外弗獲登其堂挹公之風公今已矣不可以復作矣可勝歎哉公既沒鄉人議其有貞靖之行相與私謚之如吳淵頴故事因附著之

明故江西按察司僉事馮公墓表

昔在國初洪武永樂間豪傑並用中外大小各稱厥職承平百餘年壯者老老者盡子若孫代更而世易非有尊爵重位奇功異跡雖善不能傳其傳者非其遺民故吏之有知識則子孫之賢且貴民若吏之無知子孫賤且弗類不能稱述而揚顯之則終於無聞豈不重可惜哉若浙之餘姚有僉事馮公者人始未之知也公諱本清宋樞密使京之後曾祖通義祖彦誠考伯泰皆隱於

鄉公生於洪武元年少學春秋遊縣學膺貢為國子生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在壬午之歲葢所謂三十五年者也永樂甲申奉文皇帝勅同錦衣衛刑科官撫蘇松常三府長洲有宿盜聚至數百人督兵擒之同事者欲槩論大辟公不可奏誅其首惡十餘餘差為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為孽前御史輙避不居公入而毀之妖遂息他如按贓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廵四川甘肅亦如之都御史顧公佐重許可凡臺議疏奏俾閱而

後行庚寅扈從北狩歸辛卯考績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理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請平反甚衆府歲輸嵒貨百萬而非其産公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公聨百艘為浮梁截流救之活數千百人會天變陳時政甚見嘉納時逋賦繁重廷簡方面官公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為撫諭民感激為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宣德丁未改江西巡饒信諸府與御史俞謙録

因安仁方葅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俞督官屬治棺斂歸其喪葬焉年六十矣其爲人孝謹廉直不茍爲趨避乆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子某孫某曾孫幾蘭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累官江西提學副使文學治行綽有時譽爲當道所阨而罷論者至今惜之公墓在縣之華原正菴植松成林蔚爲鄉望成化間海溢盡壞提學歸手復封樹爲廬室後以其伯及父祔焉間爲書抵予致大常呂少卿升彰狀請表公墓公之没越

四世八十年而其事乃大顯於世葢自提學始若予文
悪足以為公重哉

贈户科給事中薛君墓表

易稱幹父之蠱葢取諸器書稱堂構播穫葢取諸田與
室皆以小喻大家之有業莫切乎是三者君子之論興
替必先焉則其大者可從而識矣且子之於父蠱有幹
以為之用室有構以為之居田有穫以為之食則凡其
親之饗於身者皆其所自遺也而况有大於是者乎予

於薛氏之興得其父子之賢因為其子表其父以為世
勸君諱雲字成霖本河東望族譜傳自唐少保稷始居
常州江陰之寶池鄉令鄉有稷山實以是名五世祖薛
兼入國朝以楷書召預書誥勑引疾歸其鄉兼生文遠
出贅黃橋楊氏生佺世有隱德佺實生君君髫時以才
俊簡為縣學生比長為尚書舉子業業成連試不利丁
外艱力治喪葬服既闋猶悲慟久未起復學官以曠廢
舉白當道例黜為府從事君隱忍就役然不為習變知

府孫仁御下頗嚴獨器重君委以雜務幹治井井部使以猛厲稱者亦假辭色遇之值歲饑輸穀若干斛以佐賑貸獲給冠服待次家居者數年期且至不屑就選竟弗出平居友愛諸昆弟有過則懇曲開諭撫羣從子不異已出有寡姊事之終身棺歛葬祭必親治雖冒雨感疾弗卹也其治家嚴而有則子姪無少長侍立終日下逮廝僕咸凜凜屏氣息靜閴寂肅如公室而教子尤切以所業授仲子金曰汝為我成之金之舉鄉貢也猶及

見焉既卒之三年金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又二年授户科給事中又一年今天子御極恭上兩宫尊號以恩贈君徵仕郎户部給事中葢金以文學論議顯於時以及其親而君之志始畢論者謂金於是乎能子金念父德久不白間奉張進士簡所著狀請表君墓故書之

明故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石公墓表

予每檢故篋見同年按察副使石君大器所著其父文林公行狀葢徵予為表墓者復十餘年君之墓木已拱

矣而舊諸尚闕未嘗不憮然感之比其伯子玠以御史繼為副使提學山西仲子瑶自講筵擢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將道歸省墓則須此以行嗚呼是安可負哉按狀石氏為真定槁城世族其先有長卿漢卿才卿者並以直義聞於鄉里人至今稱為三石家元季喪亂子孫皆轉徙他郡入國朝乃復故業公祖諱永考諱友智世有隱德公生而爽朗曠達不事容飾學春秋永樂癸卯舉順天鄉貢甲辰中禮部乙科授山西臨晉縣學教諭時

年甫弱冠抗顔立教寛而有則人不敢易視當道亦器重之使攝縣事坐逸死罪囚就逮罪且不測按察廉其無他以常律論左遷廣東河泊所大使人以風土弗習諷令勿赴公曰事君者罪不逃刑亟上道數年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二而已識者惜之配時氏早卒繼孺人徐氏廣信上饒人宋國子祭酒元杰之後父眕知稿城因家焉孺人婉嫕幽潔通書史義公在臨晉時禮迎於官年二十有六矣在韶遭公喪力謀返葬有張叅政者

稿城執友也欲留侯入覲挈之以歸辭曰父死之謂何
而宴安是圖至上饒宗人亦留之曰閩而父門戶已落
太夫人亦謝世歸且無所於依是父母之邦也盍少駐
焉復辭曰吾尚不敢緩而敢留乎竟間關達稿城族黨
尊幼皆壯而悲之既葬公命其子曰璽汝力父田曰玉
汝讀父書玉大器名也其後產數破凛人脫簪珥給膏
燭且盡則勸耕課績以共之如是者幾二十年及玉舉
進士為監察御史每諭以平反故玉持憲久雖號嚴肅

而常依於恕成化丙戌府縣上其節詔旌為貞節之門明年丁亥卒於京師年五十有七又三年玉以考最贈公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孺人亦被封命人益曰石氏有子及玠琺繼舉進士以文行論議合舉其官則又曰石氏其有孫乎予嘗歎按察君才不盡用以為公所積累抑而不發及再世迭見方隆而未艾然後知蓄之父者發必大在物固然而非旦夕所可必也然則士君子修德行義固將盡所當為而昌嘗以預必哉苟其願

皆可以預必則世之乘時射利竭志力以毆之者無所往而弗獲矣因表石公以為世戒

翰林倫封君墓表

士有所負挾而不用不過施於家及乎其鄉而止其名與姓天下蓋鮮知之及生而有子有子而能教教之賢且貴則因以錫於朝庭而聞四方然非身有其實亦不過憑藉光寵而止惡能久而不朽哉予嘗求之嶺海之間則倫封君其人也君諱明字宗立號月林少嘗問學

性敏而劭年十五遭黃賊之亂疲於竄越弗克究厥業兵荒後僅修墻屋室如懸磬備歷艱苦躬農販為養有伯兄其號毅林先生者為鄉校師卒君適代其事志兼斆學博綜羣籍寄情吟咏已而大有所得或謂其才局非乾没者諷令幕書州郡以階仕進君謝曰吾年四十而無以自見其所就可知而更進乎識者知其巽辭以謝實非其好也自是抹撥世務混跡鄉落益務為韜戢不以所有先人而中屹屹不為流俗所動五昆弟皆蚤

世撫其孤八九人當門祚衰落孑立無援而强獷有力者不敢以弱肉視之誤有吞噬旋亦脫牙吐喙以去君夷然一聽其所為顧值不平事則善為開諭不假激辭怒色而悔心革面者亦時有之遠邇人士造訪寄寓傾接之際皆自以為不及且曰有人如此而世不見録焉何也文敘以省元速擢廷魁授翰林修撰君就養京邸公卿以下謂文敘志行識度足當遠大及見君則相與歎且羨曰固宜有子如此君歸一年勅封如子官階儒

林郎貴有名秩監牧守令庭分禮抗非復曩者比而君亦遜處歙視若韋布然於是益以見君之賢云今天子嗣位文敘頒詔安南將過家展覲未至道得訃乃奔還襄事而告守制於朝禮也倫之先以爵氏散處關輔唐末乡避地嶺南宋有自南雄起為廣粥教授者始居南海縣之魁岡祖觀德以上皆隱於農父啟號聚慶先生殖善為業期至君當顯再世乃大顯君生宣德某年卒於弘治某年其葬也文敘依朱子家禮誌於壙直述其

族里生卒曰我不敢文也其上京師請予表墓奉監察御史張君津狀曰是皆實行取質於吾鄉者我不敢誣也予以文藝知文敘於人人中久而信其賢且嘗一再接君得其所為教者因為文表君而亦舉其實庶幾信於其鄉以及於天下俾其後有徵焉

明故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進階嘉議大夫顧君墓表

吾友雲厓顧君居母喪時廬於姑蘇周山之墓予歸自

湖南夜眠抵廬下呼而起因歎世所旌廬墓事多文而寡實雲厓既不自衒當時有司亦無能旌之者後三十餘年知府林世遠始旌於朝未及報而雲厓卒矣予故表於其墓特舉其大者先焉雲厓始顧氏諱福字天錫雲厓其所自號世為江東著姓曽祖某祖某皆隱於鄉考諱賢以工籍隷順天之大興後贈儒林郎光禄寺丞雲厓以成化乙酉舉鄉貢丙戌登進士第歴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調永州府同知遷知吉安府擢河南布政

司右叅政分司南陽致仕卒初在刑部聲甚著録囚山西歹至七千餘衆平反者六十餘人前後四十餘疏歹見采納每攝他司事事皆立辦勘獄浙江發巨贓七千餘兩時錦衣千戶吳綬勢甚熏灼勘獄者皆往受成議雲厓獨不往會下詔獄遂摘其疵誤出永州受檄決獄至兼旁郡有部檄徵芽茶香草雲厓計合藩所徵全數上疏請停之至吉安承大猛後稍濟以寛剸理繁錯不動聲氣而條緒具舉張都憲公實周都憲公可劉侍講

景元皆慎許可特稱顧君獨不善事上官或以簿書相窘然即所治校之諸郡不啻兼之矣陳時政六事時議韙之參政報至民兵數千人遮道泣送府府及千戶所各留一韠以表去思南陽宗藩軍校多不戢每用理斷亦無怨辭撫徠流徙復業者至四千餘人修諸葛武侯廟及閱武場開拓有加其去也以老疾名葢郡人在言路者以私請弗獲故陰為媒蘖而其藩人猶惋惜不少置雲厓乃自歎曰藩不負吾而郡負吾賴幸有二三知

已者存尚何言哉知已者張劉周也雲厓既歸日與鄉
大夫士觴詠為樂足不至公府手不操書札惟歲時以
詩寄予未病前一月猶然嗚呼詎意其遽至此耶雲厓
尚意氣故人潘郎中琚客死歛葬之其子昺方十歲携
以自隨比長以女贅之又置田廬於蘇居其寡孤後昺
舉鄉貢卒於京又遣人葬之趙知府禎没又以次女妻
其子鎬尤篤倫誼弟禄早世葬北土者二十年亦歸祔
祖墓䘏其嫠俾不貳志令旌為節婦事其兄光禄丞禎

甚謹嫂欲析居即俯孫於外泣告於兄乃得歸然引咎自責未嘗一以語人人益難之而廬墓事尤大且著云

明故刑部員外郎劉君墓表

刑部員外郎劉君天瑞既寢疾自度不能起屬其子翰林編修龍請予表墓君母大恭人之葬予實為銘銘表皆以龍請者龍蓋予禮部所舉士也乃按豊編修原學狀而表之曰君姓劉氏諱鳳儀天瑞字也譜傳出宋元城忠定公後有曰務者避金亂徙潞之襄垣凡八世曾

祖徵明歴數國初以遺逸徵不就祖端永樂間貢士終新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考諱潔景泰間貢士歴御史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君弘治庚戌進士授高密知縣值歲饑後逋租萬計民流徙且半極力綏輯復二千餘户逋亦寢舉乆之積穀至三萬石以上自是飢者頼焉忽大旱禱而雨蝗傷稼亦禱除之縣地多荒令民自墾田得四十餘頃戢奸宄均賦役獄雖小必親鞫非捕巨猾隷卒不至於鄉民甚安之比召入邑人為刻石紀績

為戶部主事分司臨清出納明允以内艱服闋改刑部
益精覈弗懈庭無滯囚凡所受判往往皆帖服以去然
君亦以勤悴致疾𠃔遷員外郎階奉訓大夫未入謝而
卒君少孤能犟櫬歸葬結茅墓左課耕養母以孝敬稱
撫庶弟鳳鳴口授經義每遊宦必携以自隨姑所生子
委以家務二十年求去恣所欲取仍割田廬畀之叔母
陳寡而無子母事之且為置後婣黨婚葬亦視力為周
卹有疾屬來省疾操白金佐醫藥費君泣曰吾宗多貧

安取是是葢吾疾也竟弗納内弟有遺女失所會李氏女没俾繼之曰猶吾女也其篤恩義類如此初按察公之從治荆襄也叛者伏法流民未有處君時尚稚以私書白公曰宜因而籍之按察欲上其計弗果後别命官往治果郡縣而定按察竟以是竒之及有官守吏歴曹署不克究厥藴以没然劉氏祖子孫三世皆以文學行業取高第為美官至翰林乃葢顯君之志固不終負哉

味泉錢處士墓表

無錫錢氏故文獻家予所銘識者殆數人大抵以工部郎中世恩請比其叔父味泉處士卒且葬又請表焉其辭曰榮固知先生之弗遑及也顧以榮故意者其不終拒乎嗚呼世恩固能文也而必我之託蓋將以公視而不敢以私預也處士諱濬字孟濬以居通惠山因號曰味泉鄉之人謂其不屑仕也皆稱曰味泉處士生而峻嶷多智識而沉默不外見弱歲代父長鄉賦不令而集居常勤穡事月累歲積其所拓業百倍於初然益儉節

不妄費一錢獨喜交賢大夫士館穀餽贈未嘗色恡亦不以盛衰存亡易心用是名籍籍動三吳閭每市田物必稱其直佃夫之貧者歲所入租常十免其一又以其二貸之而弗收其息於是佃者德之相戒莫敢負業顧以益裕歲大祲凡三出粟以佐賑濟郡守擬授七品階不受以移其子杞杞亦屢出粟薦陞蘇州衛指揮僉事縣令復欲官處士不能彊卒旌其門禮之為鄉飲賔處士雅服孝義少刲股療父疾居喪哀毁如禮譜先世所

遺文字自武肅以後若干世凡若干卷傳於家自族屬暨於鄉黨道路周窮邮婺各當其分嘗造石橋四佐有司者半之餘所施藥茗棺槨諸物多至不可數宋人所輯名賢確論者近始岀鈔本騰貴或至一金處士刻置家塾其傳寖廣葢其晚歲所為義舉類如此而未竟也處士年及歲制乃自治壽藏於艮山之原壽七十有一而卒君子謂達生知命正受而全歸者處士近之矣斯可謂一鄉之善士非耶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表

君姓陸氏諱溥字宗傳蘇之長洲人系出吳大司馬杭宋有千九朝議者始居陳湖四傳曰仲祥以力田為鉅家又三傳曰起敬娶於周壯而無子聞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乃生君性温厚謹飭有矩人度稍長其父若母若所生母夏繼卒能禮治喪祭去佛齋弗用人稱為難既乃與其弟宗涵協力家政以儉朴率下家益起平居無私藏一飲食未常不共遇族人恩意尤厚恒曰人能

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何疏戚之間居室服食待君而具者數人所識窮乏若急難赴之惟恐後郡縣廉其賢推長鄉賦事不告廢而以身為民庇者尤多未中歲輒營别第將謝紛冗從賢士大夫游以詩酒圖史自老而遽嬰疾以卒其年甫四十二後十年以子完貴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方君之疾也鄉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吾人比卒皆往弔且哭曰公需甚急孰為我紓之歲輸漕粟多以破家産孰貸我往役而蠲

其息地若潦荒孰不幸災為利且代我出粟以償逋賦如吾陸君者是言也流聞郡城郡之人皆嘆且惜之今吏部侍郎吳公原博為君銘載其事為詳予得而觀焉夫天道好生故人之能利物者天必佑之若賞其心而酬其勞至其多寡輕重亦若有典籍存焉雖旦夕不相應要其終未有不合也世之人知善之獲福而不為甚者肆為兇惡以召禍取僇甘其心而不悔亦獨何哉陸君一布衣無榮辱予奪之柄而惠澤所被至使人樂其

生而哀其弗壽以死其可謂之善非耶身没未幾而子登高科為顯官行績表著䀡天子之寵以耀於厥世君之所得顧不既多矣哉夫使富者散其財强者輸其力顯者施其澤一人倡之百人從而效之自一鄉一國以及於天下天下之福寧有窮乎君之澤在一鄉君之子又將為天下用天之報君葢自是未可量也然則録名紀行以垂後世非獨以勵為善亦豈不足為有子者勸哉

懷麓堂集卷七十七

懷麓堂集卷七十八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十八

碑銘

明故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吳公神道碑銘

弘治九年某月某日賜葬戶部左侍郎吳公於漳浦雲霄里之原葢公之卒朝廷特賜賻鈔三千貫又給驛歸

其喪遣官諭祭而其葬則有司所治者也公舉景泰初
元鄉貢登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時憲廟新即
阼百司皆悚厲修職公陳正心用賢簡名將斥異端諸
事成化四年與諸科合疏請溥恩澤以廣繼嗣七年遷
右給事中九年轉左給事中以外艱去十三年改禮科
十五年進兵科都給事中西廠久熾公乘衆忿倡諸科
劾罷之有鎮雲南者肆貪虐鎮遼東者匿賊不以聞又
劾之為諫官二十年前後論奏數上雖少忤不變又奉

勅督馬政考牧有法見稱為才十九年擢太僕寺少卿再閲京營馬數又召商市馬若干匹以給邊兵二十二年進為卿二十三年用廷薦擢戸部右侍郎總京儲事寛不弛制邸官卒多怙勢擅出納輒繩以法今天子嗣位公蒞事益謹弘治四年遷左侍郎部事五年浙東西大水勅公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其地公宣德意諏民隱勸分平糴給米穀三十萬石銀七萬兩蠲累歳逋賦數十萬他如修海隄塞銀治嚴禁溺女申婚禮舊

制援古人政迹著為編刋布諸郡民甚德之六年召還部在部近九年歷二考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壽六十五疾卒乙卯十一月十三日也公諱原道本其字髯而長身器宇豐碩性篤厚不樂為深刻居官能以儉養廉而不廢賙給同里客死凡數人皆為經理後事甚者殯於家雖盛暑大疫不避也痛父棄養力共母事為給事嘗乞歸省為侍郎再乞得賜鈔接驛以歸鄉人榮之尤景慕先哲嘗請立宋儒陳北溪祠歲祀於鄉為詩文渾

雅可愛有奏議雜文紀行録及族譜若干卷藏於家公
與予同舉進士久且厚比遣子學於予子既往弔哭從
其子之請按翰林黄編修瀾狀敘事著銘俾刻於神道
之石銘曰吳出泰伯族散南紀由江逮湖東際於海漳
稱名邦有地高塏實生偉人出佐天子爲名進士爲中
給事薦升大僚以長卿寺載遷戶曹式贊邦計勲庸被
褒封及祖禰惟祖及禰世積仁累溢爲巨流有決其滙
昌徵厥源如彼漳水公澤不匱式續式似有來後人公

德是視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銘

有談常熟徐氏之盛者遡處士公之賢云公生元至正壬午卒於國朝永樂丁酉壽七十六有子一孫八曾孫二十一玄孫二十三越八十餘年二傳至若干人而來者未艾其盛如此公幼通書史大義旁及藝數弱冠學春秋未卒業會大兵下蘇州乃奉其祖父母徙縣城備

涉艱險連遭四喪造次不廢禮已而復徙郡城吳元年天下大定始挈家歸漁梁業已廢極力營治久乃寖復而閟不自耀益慎游處每求自益時吳文恪公訥未有名公一見定交吳既顯亦重公不置也公居鄉恒服義食力利所不當取寧棄弗顧晚倦家政一以付其子訥獨寄興林石間或歌咏竟日意不厭每自詫曰使吾嬰一命於時寧復有此樂哉一日謂訥曰吾平生無大過人者惟以勤慎自免令亦遺爾矣因沐浴就寢明日復

與兄子言保族宜家之道甚悉乃翛然而逝訥後以行
義稱贈工科給事中累贈如公官君子曰不愧其父恪
清慎不茍嘗廵撫兩藩風裁卓卓為時名人君子曰不
愧其祖然則公之所自立以待其後之人者亦豈獨官
爵閒哉銘曰明霞九宇蘇實鐖輔粵有遺民虞山之下
遯形巖穴寄跡城府抱貞履幽永謝圭組首需王化若
飫膏雨睟盎終身行罔疵竊曰予靡憾中足仰俯有生
必歸此固其所歛華約羸以遺來者粵一再世螽若蟲

羽有聞厥孫若翼斯舉為國卿佐光施於祖沿流遡源
勢孰予禦生有堂構沒有封樹維百餘禩望彼南土穹
碑峩峩下有行路路人載言都憲之墓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陳公神道碑銘

吾友太常陳公之卒也予暨諸同年會哭於京邸退各
為文以彰潛懿予知公最深獨愔且劣久莫有所就惟
負公地下是懼越五年其子華赴試北上泣且告曰神
道石尚未銘吾父於先生益有託焉予泫然感之乃按

通政鄭公廷綱狀為敘及銘公姓陳氏諱音字師召自號愧齋莆田涵江人也宋明州觀察使淬暨子仲剛同死靖康之難旌其里曰忠孝坊子孫居之至今曾祖宗義祖光遠世有隱德考澄崇尤號長厚累贈南京太常寺少卿妣黃氏贈恭人公少為興化府學生業詩經有名天順壬午舉鄉貢甲申登進士第被選為翰林庶吉士劉文安柯竹岩兩先生奉詔授業殊器重之成化乙酉授編修丁亥與修英廟實録成賜白金文綺加從六

品祿嘗上疏陳時政數事如乞起李東張元禎復羅倫章懋用陳獻章革法王佛子名號皆剴直不阿當道者或銜之不為動中官最貴者有母喪或議旅弔公奮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內侍之庭柰天下笑何議遂止丙申九載遷侍講加從五品祿侍經筵西廠方熾其黨韋瑛者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仕偉家掠其妻公居比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公曰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聲氣愈厲其人為

之少戢辛丑同考禮部會試時稱得人癸卯擢南京太常少卿供祀修潔凡廟薦必躬視纎識簡置官屬不受私請嘗兼南京翰林院事人皆曰公真學士也而乃攝邪弘治壬子九載奏績始升卿於是公資日深望益加重每兩京列卿缺輒擬屬之而竟弗及以辛亥以甲寅六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九朝廷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於其山之原公問學淡博學者至席不能容若太常卿齊章通政吳裕少詹事王鏊其顯者為古文歌詩簡

而有則四方購者無虛日所著累數十卷藏於家其為
人天性孝友痛弗逮養每忌辰悲終日念仲弟祖之勞
為輸貲得冠服教季弟員舉鄉貢今為嘉興府通判叔
母林與婦偕寡屢給之婚其遺孤舉其喪姻里旅寓者
視貧富疎戚為賙施有急則力赴之與人交樂易信厚
畧邊幅遺形跡有過則箴切不少貸平居細事多不經
意或遭嘲謔無所校至分别義利則界限截立中有執
守有毅然不可奪者焉古稱仁者必有勇信哉銘曰惟

天生才國用攸繫氣厚則純漓者反是緊我純皇初科策士有才孔碩公稟惟粹公生海涯跡遠都市內剛外和惟德之備有文弗誇如絅斯衣翰署詞場留臺禮寺官非顯曹力有餘地流俗可鎮懦夫可厲彼葩弗實曰辭與藝豈吾弗能匪此伊恃公弗大用世豈公置榮途顯階公亦自避彼挾數者皆謂予知不旋踵間車覆馬蹟惟公考終得正而斃嗚呼愧齋可以無愧

明故陝西三原縣儒學教諭致仕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劉公神道碑銘

少傅劉公嘗出所述先公家傳且道父德之詳謂東陽曰吾先公之葬久矣神道之石尚未銘所以告予者非徒言也子為我銘將俾吾子東刻之以畢吾私焉東陽在館閣從少傅公久誼不敢以不文辭乃敘而銘之公姓劉氏諱亮字彥明其先出開封太康祖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卒葬某州祖妣夫人翟氏河南洛陽人也有

于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元亂翟二弟居瑞居理迎歸洛陽入國朝遂定居娶曹夫人生二子其次為公公早有識量七八歲如老成人弱冠為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河南鄉貢宣德庚戌登禮部乙科授陝西華州訓導條格嚴整尤勤訓廸不任私喜怒為賞罰嘗再攝渭南縣學兩學生皆父視之賴以成材者甚衆正統己未以母艱去壬戌改山東濵州學雖不久任誨亦弗倦癸亥考最遷陝西澄城縣學教諭俗驕直難訓公用剛克畢就

矩矱乙丑以父艱去丁卯改三原縣學公愛其士乡秀敏年雖高猶日夕講授不輟寒暑景泰丙子秩再滿乃致仕歸天順癸未十一月十二日無疾而終壽七十有七少傅公既貴累贈公及祖考皆如其官考及公皆葬洛陽東侯里為世墓云公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既仕每值訶責猶跪候杖怒解乃已暨兄寬勤苦樹門戶居相慕愛老不色忤兄子轂少失母躬撫教之與人恭孫未嘗騎入里門見老長雖賤必拜然介直寡合好面斥人

過不為私議里有不檢者訖其歸匿不敢見人用是稱曰板劉平生務實學其教以明理飭行為本不專文藝學者皆畏且服之在濱嘗病暑兩坐諸生更執蓋立侍比秩滿爭遣子弟挽車上京師訖改任始返其去澄城值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行次朝邑盜忽夜至競升屋操挺石敵之盜不敢近比曉乃引去没後數十年諸家子姓傳道舊時事猶戀戀不置其感人深如此亦可謂難矣嗚呼古以栽培傾覆喻善惡之福禍此理

之常然必要其終乃可以無爽惟公樸學直道位不滿
德天固將優之令少傅公名德重天下屹然為一代元
臣勳業所被皆公教也國有錫命家有廟祀巍階顯號
上逮三世科第膴澤蟬聯而不絕則公之所獲孰與朝
榮暮悴競得失於顧盼之間者哉然則揭名著行俾後
來有所據法非直典式所得為者其於倫誼風俗宜不
為無補也銘曰國有大老元氣是鍾昌徵厥成於彼先
公公名賢科公職黌宮廉貪植懦君子之風牖昏擊蒙

儒者之功啬不世用於家則豐吉不在躬於孫其逢帝曰予弼其佐朕治惟我先卿教澤攸致曷其報之有爗明制顯號穹階躋於極地瞻彼洛矣其源千里於河於海其流無涘公生其邦毓靈受祉其澤不匱有如此水後百千祀視公孫子

明故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公神道碑銘

刑部右侍郎何君世光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時以書狀抵予請銘其祖素菴公之墓比入朝又以
辭趣予其書曰鑑少承吾祖之教占一第歷官數命有
姓名於時而祖德弗著曷以稱孫子是以請也其趣予
之辭曰鑑已荷錫命贈吾祖以官階躋三品寵貤再世
足以昭身後鄉所以未敢亟者葢有所待也其狀畧曰
吾何氏本青州人五代時有諱茂者仕吳越錢氏為節
度使卒於紹興之新昌因居之十有四傳至訓導府君
又傳至處士府君以至吾祖吾祖少失怙與吾伯父彥

温營葬事置墓田若干畒奉母必躬具甘旨疾則籲天請代或親滌牀簀及瘳乃已正統已巳方居喪忽訛言聞虜冦至舉邑奔避或請行吾祖泣曰母柩在吾將焉往竟亦無他居墓廬乆得寒疾親族强之始歸鄉人皆稱曰真孝子也事兄謹家政必請而後行田宅服器皆以義讓子其遺孤無間言有族弟貧且徙留為娶婦給以本業俾不失所時祀畢則合族而燕以禮法訓之敦朴自守足未嘗至公室邑大夫禮為鄉飲賔亦不赴博

涉經籍以目疾不求仕鑑蒙時教以四書小學皆口自
默授汎長遣遊邑庠俾治舉子業曰吾以畀汝矣鑑舉
進士為知縣為監察御史吾祖皆及見之及為知府為
參政為布政使以至今官而吾祖已不作久矣吾祖嘗
以書教鑑曰為官必律已愛民毋撓法毋為利誘毋逸
以自敗鑑謹識之其他得於吾父者大抵皆祖之教也
吾祖壽八十有五生洪武某年卒於成化某年是歲十
月十五日葬其山先墓之外壠予昔校文禮部得世光

名及觀其才識行業卓然知其賢遡祖德之有原乃敘其所自述者如此公諱浩字彦廣其祖訓導曰友諒父處士曰遵道長子曰璉皆世光所自諱故特書之銘曰維越新昌山還水重公居其間韜真葆光服義在躬孝為之先如彼襄陽有龎德公遺子以安關西有楊清白之風後裔是傳種德之方與種樹同以歲以年如穀在場晚食其曹其耕孔難為時名卿為家大宗惟子斯賢身雖云亡終饗其封天道好還刻此銘章昭潜發蒙世

永勿諼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童公神道碑銘

天順癸未公分考禮部東陽與今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皆在選公之卒倪公實為銘墓且經理其家東陽遠且劣無所於助乃按通政叅議是君崇文狀撮公事行之大刻諸神道拜手以銘公姓童氏諱軒字士昂本鄱陽鉅族也祖諱金友考諱碧瑄號玉壺以號顯皆用

公貴累贈南京禮部尚書玉壺在永樂初徵為欽天監
天文生始居秦淮之西為南京人而公生焉公少為應
天府學生舉正統丁卯鄉貢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
吏科給事中上疏言省冗官杜倖進公考察倡武勇擇
師傅諸事又請賑南京饑民多被采納乙亥詔留司貢
翠羽魚鱿諸物以萬計公極論止之英廟復辟檢公奏
嘉其敢言公因言弭盜安民數事天順戊寅劾戶部尚
書張鳳罷名益起已卯丁嫡母憂辛巳服闋改戶科憲

廟踐阼公首言帝王之治在修德納諫愛卹小民因請
召儒臣稽祖宗謨範及古帝王修身立政之道著為大
明一經以次施用命在庭三品官舉堪為大臣及布政
按察者上優詔答曰軒言良是朕當自勉有司其各議
行之四川盜起公承勅往治徧歷賊巢宣布威德諭以
福禍賊數十輩迎拜請命公召同食飲示以不疑降者
漸衆進都給事中偕廵撫及守臣分兵掩捕亦多斬獲
奏功還朝未幾盜復作廷議乃歸咎於公致以重辟公

請用守臣奏疏爲驗猶坐免官上察其情不忍重譴調壽昌知縣成化己丑述職京師禮部尚書姚文敏公薦之擢雲南按察僉事兼督貴州學政多所造就爲御史所旌甲午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數生徒簡官屬省諸浮費僥倖者皆不便居悒悒不自樂累以疾辭不許己亥進秩爲卿言陰陽官輸粟免考爲非制癸卯又辭許焉弘治戊申監正官闕衆復以公薦令上命仍舊任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王之候宜正心修

政進君子退小人以應天變尋自言本不習天文乞改他職久之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松潘軍務兼領巡撫開倉賑荒設粥食饑者給糧以徠流民製兵車為禦敵具請出官帑以充邊餉復陳三利八害薦按察使林俊可任都御史皆不果行召還道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甲寅進尚書前後上數千言閒謂朝廷大政廷議倉猝不能盡宜如古昔公卿大夫各得議識者韙之丁巳再乞歸語益加切上乃許之以公既滿三載特給誥命戊

午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正寢公配陳夫人先卒上特遣禮部諭祭工部治塋域至是贈公為太子少保啟窆合葬且為增飾而祭之數亦加其一云公事嫡母甚孝分禄以養兄嫂遇諸姻舊皆有恩顧性寡合孤居介守不茍受餽遺為時所重強學好問為文通博詩尤麗則得唐人體裁所著清風亭稿行於世枕肱集海獄涓埃諭蜀稿籌邉録藏於家銘曰維皇舊都實萃英傑公生其間行藝踔絶為中給事論議孔揭出撫夷徼誓掃氛孽有

勞弗甄遽爾蹉跌外領州縣起佐藩臬司天嚴秘禮寺清切為都御史佩符仗節入登留曹在六卿列若操大阿歷試不折若馳康莊逸駕中輟始終完名竟免磨涅我銘公行以俟來哲

明故贈通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戴公神道碑銘

西澗戴公之葬也侍郎楊文懿公為誌厥配吳氏學士柯竹嵒先生誌焉尚書王文肅公合而為之表後數年

公以子珊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吳累贈夫人秩二品
制得為碑神道後珊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東陽同
年進士與聞世德乃奉表誌及狀請為銘狀葢公子璨
所述夫人狀則公所自述皆諸作所不能悉載者也按
戴氏自晉侍郎濟始遷江南唐兵馬使護居婺源後有
士先者舉進士知錢塘縣徙浮梁至於今居焉曾祖德
誠元麻姑寨廵檢祖璹國朝洪武初有司徵不就考嗣
安鄉稱長者以子昇貴累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復以

珊贈如公官毋徐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諱㝷士儀
其字少承家學博覽强記詞翰頴出永樂庚子以春秋
舉湖廣鄉貢有司録其文甲辰舉禮部乙科授順德府
學訓導當兵後人不知書公教未幾士頗向學調嘉興
府公病文勝先行檢重經術故士多實才而公亦以績
最進德清縣教諭一新學政士不舉凡十科自是舉者
不絶父喪服闋改慈谿縣士恨得公晩然化其教者亦
多有之秩滿歸省毋毋適病卒服再闋擢教授再涖嘉

與學者益衆有富民數輩遣養子入學公不可民激按察官强公公報愈確坐是忤意竟以他事去歸營西澗休休谷嘯傲其間人莫之測也初號訥菴至是號退叟著西澗集及浮梁縣志若干卷公夙負才行慷慨有大志事親孝謹昆弟交睦從子瑞早孤撫教之後舉進士為吏部郎中有名應舉時道見一士病卧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既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官以身教意識所到輒

抗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被繡乘馬海𩔰諸衛進表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建陽知縣張光啟偽稱其先世從文天祥起兵竄入舊史亦奏削其板嘉興民坐豪當籍都御史洛公公素嫉其人頗以為罪不至此力解之有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公曰是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人亦以是難之夫人桑嘉有容事姑舅如公事父母自公起布衣為儒師三十年獨舉內政每見

公嫉惡甚則諫曰此怨道也及聞其論議不下人則曰求益者固如是耶其平居未嘗問學而言輒近理道殆天性然也夫人卒於天順某年公卒於成化丙戌合葬於下長源都嶺背塢之原子男四某某孫三某某公教子嚴肅俾各治一經言行動履必有矩則夫人實相成之故科第累出而都憲公才行卓卓稱時名卿其為御史為按察副使兩督學政教法尤著人謂得諸家教為多且公之未盡於用者亦於是焉驗矣然則揆之葬以

士祭以大夫之義既祀於廟又碑於墓傳之世世以為後式固亦不可闕哉從而為之銘銘曰職必務稱位豈在達公居黌宫有莘斯扳生徒如墻載室載堂公來蹌蹌公去倀倀公才實兼若有餘地溢為高談孰匪予事志之難行止或尼之歸斂諸身弗我失之厥刑在家曰有良嗣公澤之施孰謂非試燁燁褒章峩峩德門持以貿公其亡若存公碑有銘愧我生晚庶其勿諼以示悠遠

碑銘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戸部尚書致仕梁公神道

勅南京戸部尚書梁公引年請老時病新瘥所具疏詞懇甚上惻然感之乃賜温詔許致仕給驛歸其鄉仍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恩禮特厚歸二年訃聞復遣官諭祭營葬事盖備數也公諱璟字廷美世為太原崞縣人考諱資有行義鄉人稱為直軒先生贈資政大夫南京戸部尚書性至孝少時直軒血出於面公

以舌舐之而止正統己巳北邊肆亂直軒從征官兵潰
公間變被髪䖍且走求父所在値歸乃已嘗為馬邑縣
學生後學革乃入崞學學成景泰庚午舉山西鄉貢天
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成化初累遷都給事
中論事持大體壬辰與諸同官劾大臣不職者因薦致
仕尚書巡按都御史高明可用言太激切獲譴幾殆不
為變癸巳擢陜西布政司左叅政徧歷所部詢民疾苦
察郡縣吏稱不稱得牧民體分守洮岷適西番縱掠居

民驚從公提兵斬其魁男婦復業者千數以内艱去辛丑服闋復任巡撫都御史而下交薦於朝乙巳進右布政使丁未遷左布政使敷惠勤事視昔尤著在陝前後十五年民熟其名益宜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督軍務公整肅風紀賑饑民理冤獄簡民壯以增武備永州猺作督官兵平之鎮守中官毆殺王親下公勘覆力拒請屬不為撓以外艱去壬子改四川有武官驁不聽令公痛繩以法始皆帖服有劇盜亦督兵剿

之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獨理部事事畢舉戊午
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審時已嬰疾庚申遂得請去及歸
足不至公府徜徉山水間日圍碁賦詩為樂篤倫睦族
事兄宗尤謹每宴會拜跪如少時所賜稟餘月必分給
閭以散諸族黨歲歉則出粟以周貧乏死者具棺斂葬
之又建石橋書院以教子姓及鄉之俊秀給薪米筆札
而時課試之纔且屬屬其子曰無廢義學益其生平所
樂為者故至是猶勤勤云爾公敦雅厚重耐清苦遵矩

度不事矯飾隨所受任必稱事舉職閲歴既久資望兼積人無訾議而又先幾勇退以壽考終延及子姓方隆而未艾揆諸理數可謂不失其正矣古之語大臣者必先出處其間幸不幸弗論惟所自處合時與義乃可完其名而不辱其身苟終之不令雖有竒節危行卒歸於無所用之地故非仕之難而保終為難公亦可以無憾哉銘曰公起諫垣出領方牧入為都憲兩鎮南服均勞内外徧涉川陸政勤教條法慎刑獄亦有兵威匪我窮

黷有言有功並受褒録既登留曹遂典錢穀雍容廟堂
以率羣屬官無蹶資器不覆餗功成志倦勇脫羈束居
駕康莊永謝顛蹶若驅巨津既往而復彼疾行者匪溺
斯踣相彼川流往過來續亦惟天道盈禍虧福其所未
竟後人是淑家有遺書鄉有義塾有封在原公所自卜
其幽有銘永世斯告

懷麓堂集卷七十八